

食话琼崖

酸杨桃干

余芳媛

记忆里村子里有几棵大杨桃树，每到夏季，树上挂满累累果实。一个个杨桃熟得金黄透明，个头都不小而且非常水灵，煞是诱人。

约上几个小伙伴一起通力合作，摘下了许多，无比地开心，咬上一口之后，酸得差点吐掉牙齿。此后对那些酸杨桃树久久都提不起兴趣，很是失望。

一天傍晚，在院子里吃晚饭的时候，我把这件失望的事情告诉了父亲。父亲笑了，但他却已有了想法。记得那天的黄昏特别美，我一个人坐了许多，看着绚丽的晚霞，心想那些漂亮的酸杨桃只能白白浪费掉吗？

第二天，父亲和小堂哥摘回了很多很多酸杨桃，令我非常意外。父亲告诉我，他们要把这些酸杨桃制作成酸杨桃干，那一天我们忙得很快乐。

先把采摘回来的新鲜酸杨桃用刚打出来的清凉井水洗干净，然后削掉杨桃瘪的棱边，用水果刀分五瓣或六瓣切开，成条状。放入大铁盆里，加入适量的粗食盐拌匀，用大块干净平滑的石头碾压在上面，挤掉酸杨桃体内多余的水分，等时间差不多时，就把它们拿出来，分散开装入准备好的竹匾里晾晒风干，让每一块酸杨桃都充分享受到海岛的炽热阳光。

晒干后的酸杨桃干皱巴巴的，食相不是很好看，吃起来比较有嚼劲，味道酸中带咸，别有一番风味，而且非常开胃。父亲把它们装在洗净晾干水后的腐乳玻璃瓶中，扭紧淡红色的塑料瓶盖，以防装在瓶里的酸杨桃干受潮，放在木质的红色厨柜里。

比起这种酸杨桃干，我们还是更喜欢父亲从汕头带回来的那种酒有白色糖霜的陈皮干。只有没零食又嘴馋的时候，才会想去打开那些玻璃瓶。

但印象中，村里有位和爷爷一般年纪的老爷爷非常喜欢吃父亲做的这种酸杨桃干。夏天炎热的时候，他时常拄着一根木拐杖，穿着白色汗衫，摇着一把蒲扇到我家家来和父亲喝白沙绿茶。每回喝茶，他都会让父亲拿一些酸杨桃干给他，父亲是十分乐意的。后来这位老爷爷去世了，父亲也再没有制作过酸杨桃干。

这些年，那几棵酸杨桃树被砍掉了，改种花梨。

后来父亲同我们聊天时，说起酸杨桃干其实不是多么好吃的食物，但老爷爷经历过困苦的生活，在食不饱寝不暖的年代，有七八个子女需要养育，有过许多忍饥挨饿的日子，沉重的生活压力背负在他身上，辛劳了一生，有简单的粗茶淡饭便已让他十分满足，何况是不用花钱又能帮助消食而味道也不差的酸杨桃干，所以只有他最喜欢吃父亲做的酸杨桃干。

其实父亲同这位老爷爷非常有感情，因为父亲说在他年轻的时候，这位老爷爷给予过他许多帮助和鼓励。那时父亲走南闯北，经营生意失败，带着妻子和孩子身无分文回到村子，遭遇父母兄弟的冷眼旁观。父亲一个人徒手砍树去卖，母亲用稻谷和卖菜的二婢换油，那时的日子十分困苦。后来为了养活一家五口，父亲不得不学习割胶种菜种水稻，如何耕田就是这位老爷爷手把手教父亲的。

一转眼，很多年就过去了，故乡的许多事情依然鲜活在我的记忆中，酸杨桃干的味道，穿白色汗衫的老爷爷，父亲卖力砍树在手掌上留下的茧子等等。我在慢慢长大，故乡却在渐渐变小。

动物档案

乌鸦

严敬

这种鸟一年才见一次，而且，只有到了冬天，它才出现。它们一来，成千上万，在空中不停地旋转，尖利的叫声，像四溅的雪。

孩子们叫它“造雪鸟”，它不停地飞，不停地叫唤，铅灰的天空，渐渐变黄，变成一块巨大的冰块，最后变成一道厚厚的，白色的帘幕，从天上垂落下来。

下雪啦！雪片又大又密，落地悄无声息，而把雪叫来的乌鸦，此时，却不知去向。

孩子们不知道，乌鸦们欢天喜地，纷纷落到荒地、湖畔——这些暂时还没有人到的地方——更衣去了。

家在海南

王路生

1984年，我到会山苗寨黎伍村进行驻村扶贫。晚上睡在一间茅草房里，蚊子很多，屋主邢老汉就拿出几块沉香，放在一个很有年代感的大粗碗里点燃，霎时，青烟袅袅升起，香气四溢，如通神明，大爽身心，蚊子闻之，早已逃之夭夭了。住村里两个月，我每一晚都在香气中睡觉，而且睡得非常香甜。后来，我发现我吃的米饭也如沉香般香醇，其米粒饱满，色泽花白，吃一口，香喷喷的，还带有一种独特的奇妙的香味。我问邢老汉：这是不是传说中的山兰米？邢老汉笑笑说，这是将大米放在沉香木制成的饭甑里蒸煮出来的米饭，未知你吃习惯否？我有点惊奇，忙问饭甑在哪里，老汉叫老婆从厨房里拿出来，饭甑高约80公分，内直径50公分，厚壁2公分，里面全通透，外面的沉香木大面积呈黑色，可看见一条条细密的黑油线高纵直下，里面的环壁有点潮湿，明显是煮饭时留下的印痕，底部大约高10公分处留有一凸圆圈，作为放置一呈“8”字型的漏底的藤条卡口。老汉说，在藤条上放二十几张沉香树叶，再将大米放入，盖好顶盖，然后把饭甑置于有适当水的大锅中用大火煮上半个钟头，白木香的味道随着火势的不断升温，慢慢渗入米饭，那香喷喷的沉香饭便成为客人的口福了。

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是海南黎族苗族同胞的传统节日，这一天，黎村苗寨里家家户户都煮出沉香五色

浮世绘影

李焕才

南风来了，村边的竹尾摇得欢，村头的酸梅树热闹地抖动着枝叶。

南风从海上一路跑过来。已经来到我们村了，它在海上一定闹得很凶，渔船要归来了。

一个日头很大的中午，南风催促海浪，海浪欢腾奔涌，村里的渔船屁颠屁颠从海上赶回来。村前的海水顿时沸腾，溅起一片片浪花。一阵纷乱之后，渔船各就各位挨挨挤挤停在码头边。

热闹很快便漫上码头来。码头上都是人。渔船没出海时，村里人早见晚见，你瞧我，我瞧你，瞧惯了，目光也就疲软了。两个多月的海天相隔，人都活在思念中，突然又见面了，个个都鲜活起来，瞧着就觉亲切。那些女人和孩子把亲切变成热切，挤在码头边，踮着脚跟朝船上看。码头上的热闹，只热闹在目光上，总少了些许质感。不一会，热闹便从码头汹涌回去，缤纷在渔船上。其实，渔工们才是热闹之源。渔船在海上，渔工们的心里时时揣着那个遥远的家。回家之前，渔船总要靠一回港，渔工们在港口的锁子上买大米、谷子、番薯干，买女人的用品以及花布、玩具和零食。要回来了，渔船最后一趟出海打到的鱼都带回来，让家里的人尝个鲜，当然还带回许多咸鱼和鱼干。渔船的踏板突然架上码头来。女人的马上飘荡起来，挑着箩筐踩着踏板踏上船去，喜滋滋把一个热乎乎的笑脸送给渔工们，把一串串笑声洒在船上，又挑起一担担幸福和快乐。孩子们当然不甘寂寞，三步两步便跳上船来，迫不及待地钻进船舱，搜出自己的新衣服、玩具和零食，然后在甲板上笑着，蹦着，闹着，把热闹的气氛燃烧得蓬蓬勃勃。

很快，码头上的热闹便随着走进村里的渔工们的脚步声向四面八方扩散，整个村子顿时都荡漾着快乐。

傍晚的时候，热闹和幸福便形成一个个小漩涡，漩涡中心分散在各家各户。聪明的女人都懂得煮一锅海鲜，再炒两碟小菜放在饭桌上，叫孩子打酒去，欢快地搁一碗酒在男人的面前。全家人的脸上都抹着怡悦的颜色，热闹地围着饭桌坐。在碗筷的晃动中，一边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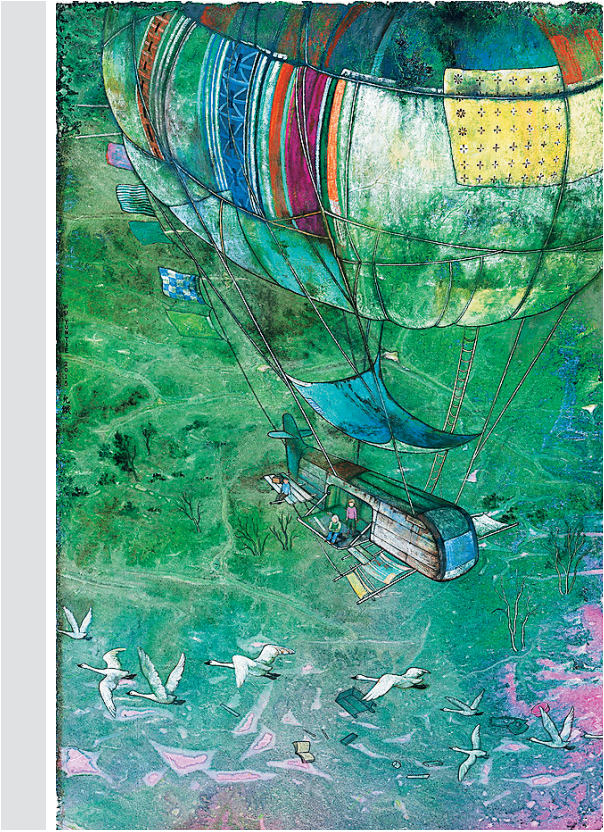
海南沉香

饭，庆贺属于他们的日子。沉香木饭甑是苗族最有特色的生活用具之一，居住在山里的苗胞上山砍下被台风刮倒的沉香木，用铁斧和砍刀将白木香原木刨空，造型为直桶式和两头大中间小的束腰式。那时沉香把玩之风还没有兴起，还只是中药中一门理气的药材，因其对忧思怒伤、气郁伤肝、横逆犯胃、脾胃虚寒等有良好的疗效。但是，生活于深山的苗家人除了用沉香木制成生活用具外，还有了苗家人的雅兴，他们遴选出一批优质的天然沉香，制成养生用的全手工制的佛珠、手串、摆件，或自玩，或送亲朋好友，更多的时候，他们挂在胸前，香气淡雅，自怡自乐。黎伍村后的大山里，到处都是野生的沉香树，他们互相牵挂，接受阳光雨露的爱抚，也接受风风雨雨的洗礼，台风来临之后，山里的沉香树有的树枝断条了，有的被大风劈成半只状，过去了许多年，又过去了许多年，那些受伤的沉香树，其内部的油脂便慢慢地向伤口处汇聚，渐渐地愈合，也渐渐地结痂，结痂的地方越来越硬，越来越脆，于是就形成了品质极优的沉香。而那些倒下的沉香树，也不知道它在地上静卧了多少年，也不知道它经历了多少次风风雨雨的敲打，身上的杂质也烂掉了，只留下一些硬质黑炭的心格，这就是十分珍贵的倒架之沉香了。

邢老汉长得清瘦，好喝沉香酒。酒是用山泉水、沉香树皮、沉香树叶和稍有油线的沉香木以及山兰米自酿的，我不胜酒力，与他喝酒，我仅仅

意思一下就算过关了。他不同，喜欢喝得烂醉。沉香酒不烈，味醇芳香，呷一口，沁人心脾，满屋子都飘浮着一缕缕的香气。夏天喝酒，天热，人的头会很沉，邢老汉头一沉，便倒在两张沉香大板上呼呼大睡了。老汉光着经年被太阳暴晒得黑黝黝的上身，侧睡在沉香大板上，我觉得他在这个时候是最幸福的。能拥有两张沉香木大板并在上面睡觉，过上低调奢华的平民生活，我羡慕他的福气。这两块大板，都是2米长，各宽50多公分，板厚5公分，大板上有许多黑色、紫色、黄色的虫洞。有人说，如此大木板的树龄起码有五百年，其板面大都泛着淡黄的油光。我仄下身子，闻一闻那张沉香木板，闻出的气味却是浓浓的酒气，香气全无。枕头也是一块沉香木，很黄很黄，初看似有油脂渗出，但用手一摸，手上却什么都没有。老汉睡得很甜很香，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长期睡在沉香木板上的缘故，导致他在不经意间汲取了沉香的味儿，通过其自身皮肤与沉香板的接触，让他的气血通畅，人也睡得更香甜了。后来，邢老汉告诉我，长期睡在沉香木板上，他以前的失眠、头痛、痔疮、皮肤骚痒症、高血压等不良症状全消失了。沉香的神奇让我惊奇，由此也加深了我对沉香的多一层认知。

邢老汉乐于助人，村里谁家



《南飞的雁》（纸本水墨）

吴允铁 作

流年剪影

延波

一场秋雨，北方老家的天该凉了，每到这时，心中开始向往暖的地方，脑中无意一闪，最先想到竟然是厨房的灶间。

据我所知，家里面积最小的建筑大概就是厨房，也是最花心思的建筑，尤其是灶台高低，灶口大小，灶膛朝向，烟囱位置、高低，空间要够人坐着烧火和堆柴禾，都要因地制宜地排布。新屋落成，主人入住，烧一锅水，灶膛火苗生起，高高的烟囱冒出缕缕炊烟，一副恬静、温馨，生机勃勃的家居画面开始慢慢展开来。

小时候，烧饭柴禾基本都是麦秸秆，玉米秆，干野草、干树枝。从田里干活回来，女主人放下农具，掬水洗手，生火做饭。少量麦秸秆已经堆在灶间墙角，主要为生火用。坐在灶台前的小凳上，抓一把塞进灶膛，火柴点燃，轻拉风箱，直至火旺，再续柴禾。下面条、蒸馒头、烙锅盔、摊煎饼、炒菜、炖肉……好烟囱自有吸风功能，厨房里烟不会多。当然，做不同的食物要求的火候也不一样。馒头刚搭进锅，需要猛火，添柴和拉风箱频率要快，蒸汽大冒后保持小火不断。烙锅盔，摊煎饼则要文火，少添柴慢拉风箱，还要用拨火棍拨动灶膛里的柴禾以达到锅盔、煎饼火色均匀。还有软硬火之分，平常做饭，烧麦秸秆、玉米秆等软火即可，遇到炖煮类食物，要烧干树枝做柴禾生成硬火，方能炖煮有味。有一个情景经常在我眼前浮现：放学回到家，厨房飘出诱人的焦糊味，母亲又在烙锅盔了！站在厨房门口，母亲

个性，让他闻名山寨。他精通草药，村里谁家的小孩发热或者感冒了，他背起竹篓，采回一筐草药，捣碎，蘸上沉香酒，嘱孩子吞下，立刻见效。村中有人患上肝炎病，邢老汉掀开病人上衣，在胸部右肋骨下按了按，擦了擦，说，莫怕。他叫病人将双脚洗净，他反翘起病人的右脚拇，脚心处立马浮起一条地筋，他拿出沉香木刮板用力敲刮病人的地筋，病人连声叫痛，他不管，照样刮着，地筋被刮得红红的，病人叫得很痛苦。刮完了右脚地筋，又刮左脚地筋。病人又是一阵子喊痛，他则不言。正是他的奇特治病手法，加上他熬制的草药双管齐下，一年半载后，病人的病就好了。他上山时收捡到许多沉香块，他购成一个个小牌，系上红绳，一一送给村中的孩子。他说，常挂沉香牌，能避邪，平心神，保平安。我离开村子时，他要送给我一块泛着黑色油光的沉香，如拳头般大，我坚决不要。因为沉香乃天赐圣物，其香气直通三界，太珍贵了。他就罚我喝下三杯沉香酒，算是还了他的人情。记得那天回到县城时，我的头还是沉沉的，满身散发着浓香的酒气。

前年，邢老汉到县城时，送给我一个沉香木饭甑，我不曾用它煮过一次米饭，我担心煮饭后会伤到油线，我将它当做一件大画桶，里面插满了装裱的书画作品，摆在我的书房里，这倒也成了方独特的风景。每当进入书房，它那淡淡的香气便向我慢慢地弥漫开来，其味儿，任物来去，不将不迎，带着寂静的禅门况味。

诗路花语

在山楂林中

孙文波

精致地挂在那里，燃烧着——它们并不是为我燃烧，是为大地。当我走近，它们的光芒笼罩我——多么美丽、多么美丽——我只能赞叹。我不能不赞叹。寒冷中，我站在它们中间……静静地站着；它们就像上苍的灯盏——一个神话——犹如中了魔法我一下下想动手摘下一些带回家；我想让它们的的光芒，被我的家人看见。

槟榔寨的早晨

倪俊宇

槟榔羽叶尖上的露珠
落下最后的夜色
第一缕曙光推开木门
此刻，翠绿的鸟鸣
抚遍村寨每一扇窗

野芋仲开大学，承载不住
群鸡出棚振翅的声音
远去的牛铃，拉长
榕荫下蜿蜒的小路
大水轮歇息了
我仍能握住一把泉声

追赶时序的山民们
带上笠帽扁担箩筐
挤窄田野的晨景
余下雕花墙上的背篓
等待装满夕照与菜园春色

犁耙与锄镰敲响岁月
村寨冬铺温馨的阳光
昨夜一场春雨，淋湿了
秋的斑斓思绪
我看见飞过去一只鸬鸟
翅羽下，藏着许多喜讯

深秋

周家海

秋伫立树梢
免费派发凉爽
风以扭曲炊烟的方式
来扭曲一座偏僻的村庄

潺潺汨汨的溪流
奔跑，欢歌
沿途收集
飘飞的落叶 透明的鸟鸣

旭日执阳光之笔
在天空和山塘的水面
闲适又灵动地
完成它的风景图画

枫叶羞红了脸
点燃山乡静谧
灼伤缺月的残梦
煨熟了山乡清晨

“他给我穿的袍子又宽又长”

郑纪鹏

他给我穿的袍子又宽又长——星光也是，北极星从北方坠落到南方他比划，我来猜，你看；名字也是，音域辽阔，姓氏洪亮刻着苗族身量的十字架长长短短。

候鸟

吴辰

来来回回，一圈又一圈
谁能数得清，这浮在空中的
年轻
在思念与思念之间游走
在故乡与故乡之间奔忙
脚下的路变得越来越模糊
经过的风景已然黯淡
在两座城市之间，我们都是
执着的候鸟
每一次展翅，都意味着
迎风呼啸
所有的羽毛都是尖锐而
温暖的
就像那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
处处都有精致的巢巢

投稿邮箱
hnrbzpb@163.com